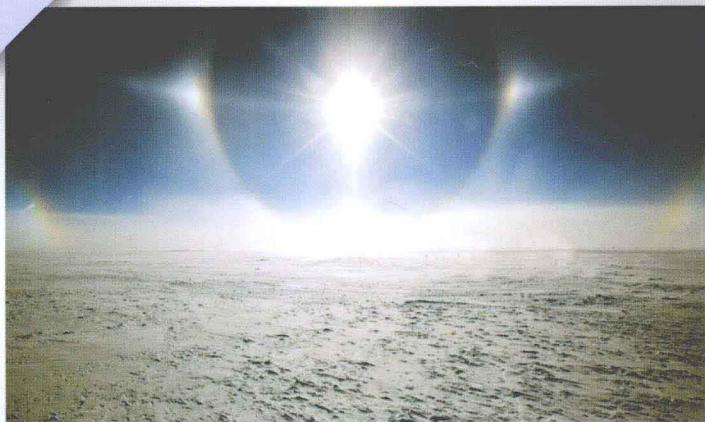




高长梅 尹利华 主编

90^后 青春的荣耀

先锋作家二十佳作品精选



幻瞳

雷雯蔚 著

·青春的荣耀·
90后先锋作家二十佳作品精选
高长梅 尹利华◎主编

幻瞳

雷雯蔚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幻瞳 / 雷雯霁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3.5

(青春的荣耀 : 90 后先锋作家二十佳作品精选 / 高长梅, 尹利华主编)

ISBN 978-7-5108-2142-4

I. ①幻… II. ①雷…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3851号

幻瞳

作 者 雷雯霁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10
字 数 125千字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142-4
定 价 25.60元

小荷已露尖尖角（代序）

高长梅

长江后浪推前浪，是自然规律，也是文学发展的期待。

80后作家曾风光无限——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大批80后作家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生力军，他们全新的写作方式、独特的语言叙述，受到了青少年读者的追捧。

几年前，随着90后一代的成长，他们在文学上的探索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2006年，《新课程报·语文导刊》（校园作家版）创办时，我在学校调研，中学生纷纷表示，希望报社多关注90后作者，多培养90后作家。那年年底，我在南昌参加中国小说学会小小说年度排行榜评选时，与学会领导和专家聊起90后作者的事，副会长兼秘书长汤吉夫教授对我说：看现在的小说创作，80后势头很猛，起点也高，正成为我国小说创作的生力军，越来越受到文学评论界的重视。你有阵地，就要多给现在的90后机会，文学的天下必定是属于新一代的。副会长、著名散文家、文学评论家雷达博导，副会长、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编审都高兴地表示，今后会逐渐关注这些90后的孩子，还表示可以为他们写评论。2007年年底，中国小说学会在报社召开中国小小说年度排行榜评选会议，几位领导还专门询问90后作者的创作情况。

2009年，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解放军总后勤部创作室主任周大新到报社指导，听到我们介绍报社非常重视90后作者的培养，而90后作者也正展现他们的文学天分，报社准备出版一套90后作者的作品选时，周主任静下心来仔细翻阅那套书的部分选文，一边看一边赞不绝口，并表示有什么需要他做的他一定尽力。周主任的赞赏让我们备受鼓舞，专门在报上开设了《90先锋》栏目。这个栏目一推出，就受到90后作者、读者的欢迎。

2010年，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学者，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王宏甲到报社指导，见到报社出版的《青春的记忆·90后校园文学精选》及报上的《90先锋》专栏文章，大为赞赏，并称他们将前程无量。之

后不久,我们决定出版《青春的华章·90后校园作家作品精选》。这套书收入18个活跃的90后作者的个人专集,也是90后第一次盛大亮相。曹文轩、雷达等为高璨作序,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少君、张立群为原筱菲作序,著名评论家胡平为王立衡作序。此外,还有一大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如刘建超、蔡楠、宗利华、唐朝晖、陈力娇、陈永林、邢庆杰、袁炳发、唐哲(亦农)、孟翔勇、倪树根、李迎兵、杨克等都热情地为90后作者作序推荐。他们在序中都高度评价了这些90后作者的创作热情、创作成绩。当然也客观地指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90后作者的成长也引起了文学界的重视,他们当中不少人都加入了省级作家协会,尤其是天津的张牧笛还于2010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他们以自己的灵气、勤奋,正逐渐走向中国文学的前台。

张牧笛、张悉妮、原筱菲、高璨、苏笑嫣、王立衡、李军洋、孟祥宁、厉嘉威、李唐、楼屹、张元、林卓宇、韩雨、辛晓阳、潘云贵、王黎冰、李泽凯等无疑是这一代的代表。这其中我特别欣赏原筱菲。她不仅诗歌、散文等写得棒,美术作品别有特色,摄影作品清新可人。在报刊发表文学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2700多篇(首、件)。还有苏笑嫣。不仅诗歌写得好,小说也受评论家的好评。尤为可贵的是,她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行走文学,却不去借助自己父母的关系走丁点捷径。还有张元。一个西北小子,完全凭自己对文学的执着,硬是趟出自己未来的文学之路。还有韩雨。学科公主,加上文学特长,使得她如鱼得水。

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曾发表文章将4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群体细分为“70年代人”、“80后”和“90后”。他评价,90后尚处于文学爱好者的习作阶段。从创作来看,青年作家普遍对重大历史事件有所忽视,对重要的社会问题明显疏离,这使他们的作品在具有生活底气的同时,缺少精神上的大气。不过,在他看来,这些年刚刚崭露头角的90后有着不输于80后的巨大潜力。(转引自《南国都市报》2012年9月18日)

但不管怎样,成长是他们的方向,成长是他们的必然结果。

这次选编这套书,就意为90后作家的茁壮成长播撒阳光,集中展示90后作家的创作实力。我们相信,只要90后的小作家们能沉下心来,不断丰富自己的阅读以及丰富自己的社会积累,努力提升自己写作的内涵,未来的文学世界必然会有他们矫健的身影和丰硕的成果。

我们期待着,读者也期待着!

目录

第一辑 他们曾在龙城

麦叔	002
王至正	005
恋人	010
新娘	012
吕老伯	014
疯婆子	016
怀孕的女人	018
母亲	020
流浪者	023
芯晨	027
林可	033
韩大尔	034



第二辑 人生即小说

晨曦	038
房子说话	039
气味	041
一千零一夜	042
双人床	044
那个闯入的凡夫	045
消息	046
我的名字叫秘密	047
见面	049
日记	050
画布中的幽灵	052
灌木丛	053
驶向未知的火车	055
伊莲娜	057
出去的女人	058
樱花下的时光	059
野餐	061
诊所里	062
人生的高潮	064
决斗	066
新的生活	068
过去和现在	069

真实的声音	071
与丽丝太太的会面	073
回忆	074
笼中鸟	076
森林里的女人	078
不可承受的真实	079
突破	081
出轨	082
幽灵	084
陌生人	085

第三辑 动物庄园

绿色云海	088
梦想是什么	091
兔子不悲伤	093
奔跑的兔子	097
兔子去樱桃王国	099
小狐狸和小鸭子	102
幸福的秘密	103



第四辑 只是书而已

追着日光的人	106
幻灭的延续	109
睡者的人生	117
孤独是爱的蒸馏品	122
人生不完美,但不悲哀	125
爱是旅途	128
小说的音律	131
梦与幻想的力量	133
什么是社会公正	135
仅仅是裸猿而已	138
凡人想当皇帝,皇帝想当凡人	140
一生	142

第一辑

他们曾在龙城

我想讲的故事，只是，这座城市拼图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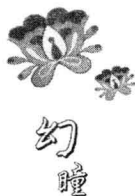


麦叔

在车站旁，有一间名字叫“非法铺”的陈旧的杂货店，卖杂七杂八的古物、旧物。铺口被一面面旧的镜子、桌子和旧书密密麻麻地塞着，遮蔽了光线，令窄窄的铺面像深不可测的深渊。

人们叫店主“麦叔”，英文名叫 Mike。每当人们问他，为什么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开店，他总是无奈地笑笑说：“租金便宜，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容得下这种店。”麦叔知道，赚大钱是不可能的，只有勤恳地挣得一点生营，好让铺子能支撑下去，有两口饭吃。麦叔没有家人，孑然一个，所以他把顾客当亲人，有事没事都聊一下，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

每天九点，他照常地起床，走几步到店口，开了锁，利索地把一样样东西摆出门外。那些镜子、柜子，总能摆在同一个位置，丝毫不差，仿佛被拍了照一样，几十年不变样、不移位。把东西搬出来后，麦叔便走进店里，开了灯。灯开了，却像没有开一样，灰尘颗粒遇上店外的光线，漫天飞舞。那股陈旧的味道，既熟悉又温暖，让麦叔有“到家了”的感觉。走进去，肩膀碰到挂在过道的小银匙，叮当作响；头发被左边挂着的毛笔掀起了几缕；脚尖踢到小矮凳旁边的木头佛像。店里的东西，仿佛都有灵性似的，一见到主人都迫不及待打招呼。经过长长的过道，就进入较





宽的内室，赫然一张大桌子立于中心。桌子上，永远堆着一些报纸和书本，还有昨天没有倒掉的旧茶。

在这个几乎密封的内室里，空气似乎呆滞了，时光仿佛被锁住了。麦叔有时会坐在桌前，望着周围，感到一丝的唏嘘。当年，自己毅然地从马来西亚到澳洲，以为生活是美好的，心境是自由的，不会再有马来西亚那时青黄不接的生活。但是到了澳洲后，他却不得不干起各种杂活——清洁、洗厕所、摆地摊、运货等，他都做过。钱存起来，一些寄回了马来西亚，一些留作以后的生活。几十年的苦干，让他忘记了要为自己寻个妻子，到了停下手来，想起自己孤单一个人时，他已经不想再做爱情的梦。他用存下来的钱，买了这家铺位，积存着散落的旧货，日子倒过得安稳些许。起码是独立了，不需要看着别人面色干活了。

每当麦叔沉醉在回忆之中，他的宽阔的面庞笼罩着严肃的神情；眼光似乎凝注着，偶然的闪烁，让人知道他的思想在跳跃着；眼袋似乎更明显，嘴角的皱纹就更深了，是一副疲劳的旅人的样子。但通常麦叔不会沉思很久，屋外的鸟鸣会把他唤醒，于是他会开始收拾一下东西，扔掉隔夜的茶。

十点半，麦叔会泡上一壶滇红，用碟子盛着几块饼干。友人抱怨红茶味儿不浓，不够清爽，但是常有胃痛的麦叔，也就只能喝这茶，慢慢地，就不能舍掉了。滇红那隐隐的香味和活泼的质感，让他觉得温暖平静。更妙的是，滇红茶耐泡。一般茶耐不住两泡，滇红却在三泡以后还是很芳香，把整个铺子熏得不见了陈腐味。麦叔一边等待着友人“大只粿”的到来，一边翻看着昨天的买卖记录，盘想着是不是该多找来几双男装皮鞋。

“喂”的一声，从门外传来，仿佛有人对着深山中的洞口喊了一声。麦叔也不起身，微微笑着。他知道，那就是“大只粿”。大只粿身形高大，所以进铺子就只能侧着身子低着头，还被挂着的毛笔扫乱了头发。好不



容易进来了,习惯性地理了头发。“不是跟你说,该好好理一下货,不要老把毛笔之类的东西挂在过道吗?”大只粲急匆匆地说,明知麦叔不会动手去理。大只粲以前真的人如其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常常被喊去拉船、搬货;后来到了澳洲,找了个本地女人结了婚,身份自然拿到了,生活也不愁,那身肌肉就慢慢变松了。如今六十光景,骨架还是高挺的,但那健硕的外表已不复存在。只是麦叔喊惯了,虽然旁人听到感觉很讽刺,大只粲自己倒不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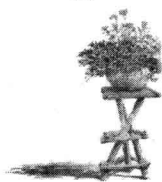
“马来西亚那边消息如何?”麦叔斟着茶,边说。

“没特别事。”大只粲答着。

麦叔不看报、不上网,一天到黑就看铺,少去交际;而大只粲看报上网,且喜欢跟同胞们谈话,于是就做了麦叔的广播站。自从大只粲娶了澳洲女人后,就不再出去做工,日子舒适得不行。麦叔常笑说:最好的方式,就是娶了本地人,就舒服过日子。但麦叔内心,瞧不起这样的生活,他认为,自己动手得到的东西,才是实在的。

两人坐着,喝着茶、吃着饼,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偶然谈话被打断,麦叔出去应付客人。聊到下午,省了一顿午饭也不觉得饿。待大只粲走后,麦叔才动手洗米洗菜,做既不是中午餐,又不是晚餐的饭菜。麦叔在店外、马路旁的水龙头下,洗干净了菜后,又拿回店内,焖了饭,饭上加了点早上带来的肉。菜随便在小电锅里烫了烫就吃。

一边吃着,一边想着跟大只粲刚才说的话。大只粲说现在店里生意就那么一个十年不变的样子,倒不如卖了,用钱潇潇洒洒地去旅游也好,还乡也好。麦叔不是没想过要把铺子卖了,但是卖了又怎样?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店里的一切,虽然都是破烂的东西,但好像都跟他连为一体。有时麦叔想,自己喜欢收集旧物,是因为自己也是一个旧物,其实已经没什么用处,但总想收起来,盼有人会喜爱,重新发挥作用。“我老了,但又不是很老,能够洒脱地丢下自己积聚多年的破东西。”他自己对



自己说着。复而又想：“就算是到处旅游，还不是总得在某个地方安定下来？安定以后，生活也不可能每天都光彩灿烂，那么跟我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吗？”

麦叔用一个又一个理由，打消了卖铺的念头。他把碗洗了洗，满足得回味着那微甘的半肥瘦猪肉片。看着夜色不早，人也少了，就把东西搬进店里，锁了门回家。

路上，一阵阵傍晚的风吹来，既没有夜晚般寒切骨，又没有午间的炙热，刚刚好，不温不寒。“嗯！”麦叔心想，“这样的生活就是了。”

不好也不坏，麦叔在温和的时光中，均分着剩下的岁月。

王至正

下午三点，刚过了午市，福来餐馆只有寥寥数人。餐馆的老板，王至正也正好可以放下手上的事情，从厨房走出来透透气。餐馆的厨房虽然装了一把大风扇，可是一到开锅的时候，就如悉尼烧山火的日子，酷热不堪。

王至正看见来吃饭的人不多，便走到收银处，对负责收钱的女孩盈盈说：“这一批客人走了之后，应该就没有人来了。你可以下班了，晚上六点你再回来。”盈盈“哦”了一声，就放下手上的账本，从柜子里拿了

书包，飞快地走了。

王至正看着盈盈的背影，苦笑了一下。餐馆的员工，总是上班迟迟不来，下班撒腿就跑。不过也难怪他们，作为留学生，打工只为争一点微薄的生活费，难道把餐馆当成家，依依不舍吗？

“如果我身边有个伴，两个人一起奋斗，一起料理餐馆，那么就不用老为员工的问题而费神。过了十二年了，到底还是希望有人能关心自己，人毕竟会寂寞。”王至正不由得又想起自己的心事。

二十年前，王至正与他妻子，变卖了家中所有东西，东借西凑地借了一些钱，然后一同来悉尼。当时能留在澳洲，并且获得身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等待身份的五年内，王至正与妻子在唐人街餐馆里不分日夜地工作。在澳洲，只唐人街老板才会给低至三四澳元一小时的工资，还有些地方，竟然连工钱也不给。王至正想起以前的苦难，到现在都觉得头皮发麻。所以现在，他付给员工的钱，都是按法律规定，不克扣人工资。中国人为何要难为、剥削中国人呢？

好不容易存了点钱，两夫妻在唐人街开了一家小餐馆，名叫“福来餐馆”。当时的唐人街，只是破破烂烂的一条小街，只有几间商店点缀着，完全没有现在繁华拥挤的模样。但王至正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始终有一天，这条小街会兴旺起来。之后，果真如王至正所料，唐人街不断修建，越来越兴旺。而“福来餐馆”，也成唐人街第一家中餐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可是过了三年，还来不及享福，王至正的妻子就病倒了，不久就去世。王至正很恨自己，是自己没用，连累妻子一同苦干，才使妻子健康受损，轻易被疾病击倒。心怀着悔恨和思念，王至正这十二年内，没有再娶，更加没有对其他女人动心过。

可是，到现在，王至正四十七岁时，他突然很渴望能有一位妻子相伴。事业上的成功，他有了；房子、车子，他有了；别人的尊敬也拥有了。





当一切都有,但没有爱时,爱就尤其显得可贵。

当王至正沉醉在回忆中时,有一个人向龙卷风一样,卷进了餐馆。

“老王!”

王至正不由得吓了一跳,桌上的笔也被衣袖拂落在地。

正当王至正蹲下捡笔时,那人说:“有一件事,我想问问老王你的意思。”

“干吗哪?”王至正捡了笔,站起来一看,原来是隔壁街“南燕酒楼”的老板祝全海。两人平时因为交流生意经而有过一些交往,但也不至于非常熟。祝全海很快地瞥了餐桌方向一下,然后对王至正说:“其实啊,老王,你都一个人那么久了,有没有想过找一个女人过剩下的日子啊?”

王至正心咯噔了一下。怎么刚想这回事,祝全海就提到呢?“你说找就找到吗?谈何容易!且不说我嫌人,人家还嫌我老呢。”王至正回答道。

“老王,你哪里老呢?你是个成功人士啊!”

“哪里哪里,就只是一个破烂餐馆。你看,人也没多少。”

“老王,你太谦虚了,这样能找到姑娘吗?”

王至正不吭声。祝全海又说道:“其实呢,我有一个亲戚,想为她妹妹做主,把她嫁到国外。样子还不错,只是出身一般,不太有钱。所以她家人呢,就希望她能有机会去国外闯闯,起码能吃饱穿暖。”

还不是为了拿身份?王至正心里想到。但他没有说出来,就只是笑一笑,装作不在意,随手翻了一下账本。祝全海看见王至正没什么反应,明白这媒也做不成。到底还是生意人,话没说出口,一个只是笑,另一个就领会到。

祝全海于是哈哈地笑着说:“不过呢,这些事也要靠缘分。你说对不对?所以我就只是口头答应我那位亲戚,就帮她问问而已。”祝全海又瞥了

眼餐桌,看见客人作势要付账,赶快说道:“老王,有客人要埋单呢。那我先走了。”祝全海又像龙卷风一样,匆忙而去。

王至正一边帮客人结账,一边想,我就算再渴望有女人,也不至于立刻要娶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有够荒唐的!

过了三小时,又到晚饭时刻,王至正忙于应付客人,关于这个陌生女人的事情就抛之于脑后了。

五年前开始,一向清清淡淡的唐人街变得热闹起来。原来只有在节假日,华人们来逛街吃饭,平时却人烟稀少。但这几年,不仅仅是华人,连本地的澳洲人,也来唐人街了。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商业化建设。除了在 Dixon 街建了两个大商场以外,政府还在旁边的 Sussex 街建了一排小商店。虽然有人说,这样一来,唐人街就变成了商业步行街,但是作为唐人街的商户和餐馆老板,都十分欢喜。先有人流,生意才做起来,这是不变的商业规则。

王至正在新建街逛着,看着新型的小商店,有的是卖海味,有的是卖工艺品,林林总总,数不胜数。可惜,商店多了,人情就淡泊了,大家都只顾竞争,来往寥寥。王至正这样一边想着。

忽然,他看见琳琳饰品店门前围了一大群人,人们在指指点点,低声笑。王至正也上去看。一位梳着条长长马尾的姑娘,面红耳赤地站在柜台边,想说话,都被店主连珠炮而打断。只见姑娘眼眶都湿了,转身想走,店主一把拉着她的衣服,把她扯得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

王至正心想,就算那位姑娘犯了什么错,也不必要那么粗暴对待啊,到底澳洲还是一个人道社会。王至正越想越气,不由得联想起一开始到澳洲,一家一家店求工作的情形:同样是中国人,却粗暴、不耐烦地对待同胞,就如赶苍蝇一般的不耐烦。

王至正推开人群,走进店里,站在姑娘身边问:老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需要你大动肝火?店主是一个中年女人,满面肥肉,单眼皮显得眼

